



05746

通志卷第八十七

宋 右 迪 功

鄭

樵

漁 仲 撰

周異姓世家第二

越 趙 田氏

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為越王元年吳王闔廬聞允常死乃興師伐越越王句踐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

通志

卷八十七

周異姓世家二

一

自到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吳師敗於檇李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句踐聞吳王夫差必欲報越謀及其未發先伐之范蠡固諫越王不聽遂興師吳王聞之悉國中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栖于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為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以地卑辭厚幣以事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句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句踐請為臣妻為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

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句踐句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句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閒行言之於是句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閒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句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爲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句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爲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句踐之困會稽也喟然歎曰吾終於此乎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羑里晉重耳犇翟齊小白犇莒其卒王霸由是觀之何遠不爲福乎吳既

通志

卷七

周異姓世家二

二

赦越越王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臥卽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以讓大夫種而身與柘稽行成爲質於吳二歲而吳歸蠡句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耳鷲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爲越計

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句踐曰善居二年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句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爲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癬也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虜齊高國以歸讓子胥子胥曰王母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之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貸粟以卜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太宰

嚭聞之乃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讒子胥曰伍員貌忠而

通志

卷全

周異姓世家二

三

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齊員彊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備伍員員必亂與逢同共謀讒之王王始不從乃使子胥於齊聞其託子於鮑氏王乃大怒曰伍員果欺寡人欲反使人賜子胥屬鏹劍以自殺子胥大笑曰我令而父霸我又立若若初欲分吳國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獨立報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於是吳任嚭政居三年句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可乎對曰未可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畱守句踐復

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於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祕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畱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栖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以請成於越王句踐憐而將許之范蠡諫王以爲不可鳴鼓欲執吳使者使者退吳王知不免乃自殺語在范蠡傳中句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爲伯句踐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述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爲我從先王試之種自殺句踐卒子王鼫與立王鼫與卒子王不壽立王不壽卒子王翁立王翁卒子王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王之侯卒子王無彊立王無彊時

通志

卷全

周吳姓世家二

四

越興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疆當楚威王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詔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伯圖越之所爲不伐楚者爲不得晉也韓魏固不攻楚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則棄陽翟危魏亦覆其軍殺其將則陳上蔡不安故二晉之事越也不至於覆軍殺將馬汗之力不效所重於得晉者何也越王曰所求於晉者不至頓刃接兵而況於攻城圍邑乎願魏以聚大梁之下願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郟之境則方城之外不南淮泗之間不東商於析鄆宋胡之地夏路以左不足以備秦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則齊秦韓魏得志於楚也是二晉不戰而分地不耕而獲之不此之爲而頓刃於河山之間以爲齊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計奈何其以此王也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豪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王所待於晉者非其馬汗之力也又非可與合軍連和也將待之以分楚衆也今楚衆已分何待於晉越王曰奈何曰楚三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於中以至旻假之闢者三千七百里景翠之軍凡聚魯齊南陽分有大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鬪晉楚也不鬪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時

不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復讎龐長沙楚之粟也竟澤陵楚之材也越窺兵通无假之關此四邑者不上貢事於郢矣臣聞之圖王不王其敵可以伯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願大王之轉攻楚也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後七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爲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

趙

通志

卷全

周異姓世家二

六

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行爲帝大戊御其後世蜚廉有子三人而命其一子曰惡來事紂爲周所殺其後爲秦惡來弟曰季勝其後爲趙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爲宅臯狼臯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幸於周繆王造父取驥之乘匹與桃林盜驪驪綠耳獻之繆王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偃王反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賜造父以趙城由此爲趙氏自造父已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周宣王時伐戎爲御及千畝戰奄父脫宣王奄父生叔帶叔帶之時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趙

氏於晉國自叔帶以下趙宗益興五世而生趙夙趙夙
晉獻公之十六年伐霍魏耿而趙夙爲將伐霍霍公求
犇齊晉大旱卜之曰霍太山爲祟使趙夙召霍君於齊
復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晉復穰晉獻公賜趙夙耿夙生
共孟當魯閔公之元年也共孟生趙衰字子餘趙衰卜
事晉獻公及諸公子莫吉卜事公子重耳吉卽事重耳
重耳以驪姬之亂亡奔翟趙衰從翟伐廙咎如得二女
翟以其少女妻重耳長女妻趙衰而生盾初重耳在晉
時趙衰妻亦生趙同趙括趙嬰齊趙衰從重耳出亡凡
十九年得反國重耳爲晉文公趙衰爲原大夫居原任

通志

卷七

周異姓世家二

七

國政文公所以反國及霸多趙衰計策語在晉事中趙
衰旣反晉晉之妻固要迎翟妻而以其子盾爲適嗣晉
妻三子皆下事之晉襄公之六年而趙衰卒諡爲成季
趙盾代成季任國政二年而晉襄公卒太子夷臯年少
盾爲國多難欲立襄公弟雍雍時在秦使使迎之太子
每日夜號泣頓首謂趙盾曰先君何罪釋其適子而更
求君趙盾患之恐其宗與大夫龔誅之迺遂立太子是
爲靈公發兵距所迎襄公弟於秦者靈公旣立趙盾益
專國政靈公立十年益驕趙盾驟諫靈公弗聽及食熊
蹯膈不孰殺宰人持其尸出趙盾見之靈公由此懼欲

殺盾盾素仁愛人嘗所食桑下餓人反扞救盾盾以得
亡未出境而趙穿弑靈公而立襄公弟黑臀是爲成公
趙盾復反任國政君子譏盾爲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
賊故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晉景公時而趙盾卒諡爲
宣孟子朔嗣趙朔晉景公之三年朔爲晉將下軍救鄭
與楚莊王戰河上朔娶晉成公姊爲夫人晉景公之三
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要
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絕而後好趙史
援占之曰此夢甚惡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

至孫趙將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景

通志

卷全

周異姓世家二

八

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
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
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
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后妄
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
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
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
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
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
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

吾奉之卽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卽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請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臼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彊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

通志

卷全

周異姓世家二

九

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爲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喙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於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

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
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
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
岸賈爲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
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
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
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爲成人程嬰乃辭諸
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
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旣立爲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
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嗟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

通志

卷全

周異姓世家二

十

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爲
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爲不成遂自殺
趙武服齊衰三年爲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絕趙氏
復位十一年而晉厲公殺其大夫三卻欒書畏及乃遂
弑其君厲公更立襄公會孫周是爲悼公晉由此大夫
稍彊趙武續趙宗二十七年晉平公立平公十二年而
趙武爲正卿十三年吳延陵季子使於晉曰晉國之政
卒歸於趙武子韓宣子魏獻子之後矣趙武死諡爲文
子文子生景叔景叔之時齊景公使晏嬰如晉晏嬰與
晉叔向語嬰曰齊之政後卒歸田氏叔向亦曰晉國之

政將歸六卿六卿侈矣而吾君不能恤也趙景叔卒生趙鞅是爲簡子趙簡子在位晉頃公之九年簡子將合諸侯戍於周其明年入周敬王于周辟弟子朝之故也晉頃公之十二年六卿以法誅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爲十縣六卿各令其族爲之大夫晉公室由此益弱後十三年魯賊臣陽虎來奔趙簡子受賂厚遇之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子問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

通志

卷全

周異姓世家二

十一

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讖於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穀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閒閒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羸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

虞舜之勳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孫董安于
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
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怒將刃之當
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諶吾
有所見子哲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
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之見我
我何爲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
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
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
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

通志

卷七

周異姓世家二

三

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
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
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
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
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
異日姑布子卿見簡子簡子徧召諸子相之子卿曰無
爲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
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母卹母卹至則子卿起曰此
眞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
天所授雖賤必貴自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母卹

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母卹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秦之母卹曰從常山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母卹果賢乃廢太子伯魯而以母卹爲太子後二年晉定公之十四年范中行作亂明年春簡子謂邯鄲大夫午曰歸我衛士五百家吾將置之晉陽午許諾而其父兄不聽倍言趙鞅捕午囚之晉陽乃告邯鄲人曰我私有誅午也諸君欲誰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反晉君使籍秦圍邯鄲荀寅范吉射與午善不肯助秦而謀作亂董安于知之十月范中行氏伐趙鞅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吉射荀寅仇人魏襄等謀逐荀寅以梁嬰父代之逐吉射以范臯釋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亂者死今三臣始亂而獨逐鞅用刑不均請皆逐之十一月荀躒韓不佞魏哆奉公命以伐范中行氏不克范中行氏反伐公公擊之范中行敗走丁未二子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絳盟于公宮其明年知伯文子謂趙鞅曰范中行雖信爲亂安于發之是安于與謀也晉國有法始亂者死夫二子已伏罪而安于獨在趙鞅患之安于曰臣死趙氏定晉國寧吾死晚矣遂自殺趙氏以告知伯然後趙氏寧孔子聞趙

通志

卷七

周異姓世家二

七

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子保晉陽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畔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罪簡子曰大夫無罪君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大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簡子由此能附趙邑而懷晉人晉定公十八年趙簡子圍范中行於朝歌中行文子奔邯鄲明年衛靈公卒簡子與陽虎送衛太子蒯瞶於衛衛不內居戚晉定公二十一年簡子拔邯鄲中行文子奔柏人簡子又圍柏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齊趙竟有邯鄲柏人范中行餘邑入於晉趙名晉卿實專晉權奉邑侔於

通志

卷全

周異姓世家二

五

諸侯晉定公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爭長於黃池趙簡子從晉定公卒長吳定公三十七年卒而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是歲越王句踐滅吳晉出公十一年知伯伐鄭趙簡子疾使太子母郵將而圍鄭知伯醉以酒灌擊母郵母郵羣臣請死之母郵曰君所以置母郵爲能忍詬然亦愠知伯知伯歸因謂簡子使廢母郵簡子不聽母郵由此怨知伯晉出公十七年簡子卒太子母郵代立是爲襄子趙襄子元年越圍吳襄子降喪食使楚隆問吳王襄子姊前爲代王夫人簡子旣葬未除服北登夏屋請代王使廚人操銅料以食代王及從者行

斟陰令宰人各以料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興兵平代地
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
爲摩笄之山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爲代成君伯魯者襄
子兄故太子太子早死故封其子襄子立四年知伯與
趙韓魏盡分其范中行故地晉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
四卿四卿恐遂共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知伯乃立昭
公會孫驕是爲晉懿公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與之
請地趙趙不與以其圍鄭之辱知伯怒遂率韓魏攻趙
趙襄子懼乃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見三人自
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

通志

卷七

周異姓世家二

七

爲我以是遺趙毋郵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齊三日
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毋郵余霍泰山山陽侯天使也
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
女林胡之地至於後世且有仇王亦黑龍面而鳥鬪鬚
麋髻髯大膺大胸修下而馮左衽界乘奄有河宗至于
休溷諸貉南伐晉別北滅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
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城中
懸繡而炊易子而食羣臣皆有外心禮益慢唯高共不
敢失禮襄子懼乃夜使相張孟同私於韓魏韓魏與合
謀以三月丙戌三國反滅知氏共分其地於是襄子行

賞高共爲上張孟同曰晉陽之難唯共無功襄子曰方
晉陽急羣臣皆懈唯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於是
趙北有代南并和氏疆於韓魏遂祠三神於百邑使原
過主霍泰山祠祀其後娶空同氏生五子襄子爲伯魯
之不立也不肯立子且必欲傳位與伯魯子代成君成
君先死乃取代成君子浣立爲太子襄子立三十三年
卒浣立是爲獻侯獻侯少卽位治中牟襄子弟桓子逐
獻侯自立於代一年卒國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
殺其子而復迎立獻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十三年城
平邑十五年獻侯卒子烈侯籍立烈侯元年魏文侯伐

通志

卷全

周異姓世家二

六

中山使太子擊守之六年魏韓趙皆相立爲諸侯追尊
獻子爲獻侯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
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
者檜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
烈侯從代夾間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
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自代來謂公仲
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
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
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
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道然明

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
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說烈侯使使謂相國曰
歌者之用且止官牛畜爲師荀欣爲中尉徐越爲內史
賜相國衣二襲九年烈侯卒弟武公立武公十三年卒
趙復立烈侯太子章是爲敬侯是歲魏文侯卒敬侯元
年武公子朝作亂不克出奔魏趙始都邯鄲二年敗齊
於靈邱三年救魏於廩邱大敗齊人四年魏敗我兔臺
築剛平以侵衛五年齊魏爲衛攻趙取我剛平六年借
兵於楚伐魏取棘蒲八年拔魏黃城九年伐齊齊伐燕
趙救燕十年與中山戰於房子十一年魏韓趙共滅晉

通志

卷七

周異姓世家二

七

分其地伐中山又戰於中人十二年敬侯卒子成侯種
立成侯元年公子勝與成侯爭立爲亂二年六月雨雪
三年大戊午爲相伐衛取鄉邑七十三魏敗我藺四年
與秦戰高安敗之五年伐齊于鄆魏敗我懷攻鄭敗之
以與韓韓與我長子六年中山築長城伐魏敗渙澤圍
魏惠王七年侵齊至長城與韓攻周八年與韓分周以
爲兩九年與齊戰阿下十年攻衛取鄆十一年秦攻魏
趙救之石阿十二年秦攻魏少梁趙救之十三年秦獻
公使庶長國伐魏少梁虜其太子座魏敗我澮取皮牢
成侯與韓昭侯遇上黨十四年與韓攻秦十五年助魏

攻齊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十七年成侯
與魏惠王遇葛孽十九年與齊宋會平陸與燕會河二
十年魏獻榮椽因以爲檀臺二十一年魏圍我邯鄲二
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鄲齊亦敗魏於桂陵二十四年
魏歸我邯鄲與魏盟漳水上秦攻我蘭二十五年成侯
卒公子緜與太子肅侯爭立緜敗亡奔韓肅侯元年奪
晉君端氏徙處屯留二年與魏惠王遇於陰晉三年公
子范襲邯鄲不勝而死四年朝天子六年攻齊拔高唐
七年公子刻攻魏首垣十一年秦孝公使商君伐魏虜
其將公子卬趙伐魏十二年秦孝公卒商君死十五年

通志

卷全

周異姓世家二

六

起壽陵魏惠王卒十六年肅侯遊大陵出於鹿門大戊
午扣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謝
十七年圍魏黃不克築長城十八年齊魏伐我決河水
灌之兵去二十二年張儀相秦趙疵與秦戰敗秦殺疵
河西取我蘭離石二十三年韓舉與齊魏戰死於桑邱
二十四年肅侯卒秦楚燕齊魏出銳師各萬人來會葬
子武靈王立武靈王元年陽文君趙豹相梁襄王與太
子嗣韓宣王與太子倉來朝信宮武靈王少未能聽政
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及聽政先問先王貴臣肥
義加其秩國三老年八十月致其禮三年城鄆四年與

韓會於區鼠五年娶韓女爲夫人八年韓擊秦不勝而去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已曰君九年與韓魏共擊秦秦敗我斬首八萬級齊敗我觀澤十年秦取我西都及中陽齊破燕燕相子之爲君君反爲臣十一年王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爲燕王使樂池送之十三年秦拔我藺虜將軍趙莊楚魏王來過邯鄲十四年趙何攻魏十六年秦惠王卒王遊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嬴異日主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嬴孟姚也孟姚甚

通志

卷全

周異姓世家二

五

有寵於王是爲惠后十七年王出九門爲野臺以望齊中山之境十八年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絕臚而死趙王使代相趙固迎公子稷於燕送歸立爲秦王是爲昭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於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障溢之險立長城又取藺郭狼敗林人於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比有燕東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彊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去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羣臣

皆不欲於是肥義侍王曰簡襄主之烈計胡翟之利爲人臣者寵有孝悌長幼順明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跡開於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爲敵弱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盡百姓之勞而序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任驚民之怨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奈何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旣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者舜舞有苗禹袒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務以論德而約功也愚者聞成

補志

卷全

周異姓世家二

五

事智者觀未形則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察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矣使王緹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聽於親而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君兄弟之通義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爲本從政有經令行爲上明德先論於賤而行政先信於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事成功立然后善也今寡人恐叔之逆從

政之經以輔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
貴戚者名不累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縹
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問王之胡服
也臣不佞寢疾未能趨走以滋進也王命之臣敢對因
竭其愚忠曰臣聞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萬物
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
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
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事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
古之道逆人之心而佛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
使者以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王遂

通志

卷全

周異姓世家二

三

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事也聖人
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
翦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却冠梳黠
大吳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
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可果以便
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況
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
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異於已而
不非者公焉而衆求盡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
言者所以制俗也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

之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故寡人無舟楫之用夾水居之民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疆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鄙微社稷之神靈則鄙幾於不守也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鄙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

通志

卷全

周異姓世家二

三

於王之義敢道世俗之聞臣之罪也今王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乎再拜稽首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也趙文趙造周紹趙俊皆諫止王毋胡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虛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

士也且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謂之禮未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諺曰以書御馬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二十一年攻中山趙紹爲右軍許鈞爲左軍公子章爲中軍王并將之牛翦將車騎趙希并將胡代趙與之陘合軍曲陽攻取丹邱華陽鴟之塞王

通志

卷七

周異姓世家二

三

軍取鄗石邑封龍東垣中山獻四邑和王許之罷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五年惠后卒使周紹胡服傳王子何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爲王王廟見禮畢出臨朝大夫悉爲臣肥義爲相國并傳王是爲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爲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

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王之爲人也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起靈壽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置醮五日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爲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起一出身徼幸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不見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愛萬物

通志

卷全

周異姓世家一

五

而智者備禍於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爲國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毋爲怨府毋爲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媿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

肥義謂信期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爲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爲暴矯令爲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爲也禍且逮國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饑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窺羣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儼然也反北面爲臣詘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及王游

通志

卷全

周異姓世家二

五

沙邱異宮公子章卽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卽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爲相號安平君李兌爲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聞之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卽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斃而食之三月餘而餓死沙邱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是時王少成兌專政畏誅故圍主父主父初以長子章爲太子後得吳娃愛之

爲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爲王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死爲天下笑豈不痛乎主父死惠文王立立五年與燕鄭易八年城南行唐九年趙梁將與齊合軍攻韓至魯闕下及十年秦自置爲西帝十一年董叔與魏氏伐宋得河陽於魏秦取梗陽十二年趙梁將攻齊十三年韓徐爲將攻齊主父死十四年相國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邱與秦會中陽十五年燕昭王來見趙與韓魏秦共擊齊齊王敗走燕獨深入取臨菑十六年秦復與趙數擊齊齊人患之蘇厲爲齊遺趙王書曰臣

通志

卷全

周異姓世家二

三

聞古之賢君其德行非布於海內也教順非洽於民人也祭祀時享非數常於鬼神也甘露降時雨至年穀豐孰民不疾疫衆人善之然而賢主圖之今足下之賢行功力非數加於秦也怨毒積怒非數深於齊也秦趙與國以疆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齊乎物之甚者賢主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亡韓而吞二周故以齊餓天下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已也故出質以爲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而實伐空韓臣以秦計爲必出於此夫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今齊久伐而韓

必亡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也亡韓秦獨擅之收二周
西取祭器秦獨私之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說
士之計曰韓亡三川魏亡晉國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
燕盡齊之北地去沙邱鉅鹿斂三百里韓之上黨去邯
鄲百里燕秦謀王之河山閒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
近挺關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
羊腸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已逾句注斬常山而守之
三百里而通於燕代馬胡犬不東下昆山之玉不出三
寶者亦非王有已王久伐齊從彊秦攻韓其禍必至於
此願王孰慮之且齊之所以伐者以事王也天下屬行

通志

卷全

周異姓世家二

五

以謀王也燕秦之約成而兵出有目矣五國三分王之
地齊倍五國之約而殉王之患西兵以禁彊秦秦廢帝
請服反高平根柔於魏反至分先俞於趙齊之事王宜
爲上佞而今乃抵罪臣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
也願王孰計之也今王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爲
義齊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
秦秦暴王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寵制於王也於是
趙乃輟謝秦不擊齊王與燕王遇廉頗將攻齊昔陽取
之十七年樂毅將趙師攻魏伯陽而秦怨趙不與已擊
齊伐趙拔我兩城十八年秦拔我石城王再之衛東陽

決河水伐魏氏大遼漳水出魏冉來相趙十九年秦敗
我二城趙與魏伯陽趙奢將攻齊麥邱取之二十年廉
頗將攻齊王與秦昭王遇西外河二十一年趙徙漳水
武平西二十二年大疫置公子丹爲太子二十三年樓
昌將攻魏幾不能取十二月廉頗將攻幾取之二十四
年廉頗將攻魏房子拔之因城而還又攻安陽取之二
十五年燕周將攻昌城高唐取之與魏共擊秦秦將白
起破我華陽得一將軍二十六年取東胡歐代地二十
七年徙漳水武平南封趙豹爲平陽君河水出大遼二
十八年藺相如伐齊至平邑罷城北九門大城燕將成
通志 卷之五 周異姓世家二 五

通志

卷之五

周異姓世家二

五

安君公孫操弑其王二十九年秦韓相攻而圍闕與趙
使趙奢將擊秦大破秦軍闕與下賜號爲馬服君三十
三年惠文王卒太子丹立是爲孝成王孝成王元年秦
伐我拔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
於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彊諫
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
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徐趨而坐
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
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
輦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閒者殊不欲

食乃疆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己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爲子孫相繼爲王也

通志

卷全

周異姓世家二

五

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主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爲愛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持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

金玉之重也而況於予乎齊安平君田單將趙師而攻燕中陽拔之又攻韓注人拔之二年惠文后卒田單爲相四年王夢衣徧褻之衣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金玉之積如山明日王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徧褻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後三日韓氏上黨守馮亭使者至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民皆安爲趙不欲爲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願王所以賜吏民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之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德何謂無故

通志

卷全

周異姓世家二

五

乎對曰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爲坐而受上黨之地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彊大不能得之於小弱小弱顧能得之於彊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且夫秦以牛田之水通糧蠶食上乘倍戰者裂上國之地其政行不可與爲難必勿受也王曰今發百萬之軍而攻逾年歷歲未得一城也今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此大利也趙豹出王召平原君與趙禹而告之對曰發百萬之軍而攻逾歲未得一城今坐受城市邑十七此大利不可失也王曰善乃令趙勝受地告馮亭曰敝國使者

臣勝敵國君使勝致命以萬戶都三封太守千戶都三封縣令皆世世爲侯吏民皆益爵三級吏民能相安皆賜之六金馮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處三不義也爲主守地不能死固不義一矣入之秦不聽主令不義二矣賣主地而食之不義三矣趙遂發兵取上黨廉頗將軍軍長平七年廉頗免而趙括代將秦人圍趙括趙括以軍降卒四十餘萬皆阬之王悔不聽趙豹之計故有長平之禍焉王還不聽秦秦圍邯鄲武垣令傅豹王容蘇射率燕衆反燕地趙以靈邱封楚相春申君八年平原君如楚請救還楚來救及魏公子無忌亦來救秦圍邯鄲乃解十年燕攻昌壯五月拔之趙將樂乘慶舍攻秦信梁軍破之太子死而秦攻西周拔之徒父祺出十一年城元氏縣上原武陽君鄭安平死收其地十二年邯鄲屠燒十四年平原君趙勝死十五年以尉文封相國廉頗爲信平君燕王令丞相栗腹約驩以五百金爲趙王酒還歸報燕王曰趙氏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閒而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王曰吾以衆伐寡二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王曰吾卽以五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燕王大怒羣臣皆以爲可燕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

通志

卷全

周異姓世家二

五

攻鄆卿秦將而攻代廉頗爲趙將破殺栗腹虜卿秦樂
閒十六年廉頗圍燕以樂乘爲武襄君十七年假相大
將武襄君攻燕圍其國十八年延陵鈞率師從相國信
平君助魏攻燕秦拔我榆次三十七城十九年趙與燕
易土以龍兌汾門臨樂與燕燕以葦武陽平舒與趙二
十年秦王政初立秦拔我晉陽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廉
頗將攻繁陽取之使樂乘代之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
頗亡入魏子偃立是爲悼襄王悼襄王元年大備魏欲
通平邑中牟之道不成二年李牧將攻燕拔武遂方城
秦召春平君因而留之泄鈞爲之謂文信侯曰春平君

通志

卷七

周異姓世家二

三

者趙王甚愛之而郎中妒之故相與謀曰春平君入秦
秦必留之故相與謀而內之秦也今君留之是絕趙而
郎中之計中也君不如遣春平君而留平都春平君者
言行信於王王必厚割趙而贖平都文信侯曰善因遣
之城韓臯三年龐煖將攻燕禽其將劇辛四年龐煖將
趙楚魏燕之銳師攻秦葢不拔移攻齊取饒安五年傅
祗將居平邑慶舍將東陽河外師守河梁六年封長安
君以饒魏與趙鄴九年趙攻燕取狸陽城兵未罷秦攻
鄴拔之悼襄王卒子幽繆王遷立幽繆王遷元年城柏
人二年秦攻武城扈軛率師救之軍敗死焉三年秦攻

赤麗宜安李牧率師與戰肥下却之封牧爲武安君四年秦攻番吾李牧與之戰却之五年代地大動自樂徐以西北至平陰臺屋牆垣大半壞地墉東西百三十步六年大饑民訛言曰趙爲號秦爲笑以爲不信視地之生毛七年秦人攻趙趙大將李牧將軍司馬尙將擊之李牧誅司馬尙免趙忽及齊將顏聚代之趙忽軍破顏聚亡去以王遷降八年十月邯鄲爲秦

田氏

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完生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卜完卦得觀之否是爲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此其代

通志

卷全

周異姓世家二

三

陳有國乎不在此而在異國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四嶽之後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厲公者陳文公少子也其母蔡女文公卒厲公兄鮑立是爲桓公桓公與佗異母及桓公病蔡人爲佗殺桓公鮑及太子免而立佗爲厲公厲公旣立娶蔡女蔡女淫於蔡人數歸厲公亦數如蔡桓公之少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誘厲公而殺之林自立是爲莊公故陳完不得立爲陳大夫厲公之殺以淫出國故春秋曰蔡人殺陳佗罪之也莊公卒立弟杵臼是爲宣公宣公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禦寇與完相愛恐禍

及已完故奔齊齊桓欲公使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得免負擔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桓公使爲工正齊懿仲欲妻完卜之占曰是謂鳳皇于蜚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於姜五世其昌竝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完完之奔齊齊桓公立十四年矣完卒諡爲敬仲仲生穉孟夷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爲田氏田穉孟夷生湣孟莊田湣孟莊生文子須無田文子事齊莊公晉之大夫欒逞作亂於晉來奔齊齊莊公厚客之晏嬰與田文子諫莊公弗聽文子卒生桓子無宇田桓子無宇有力事齊莊公甚有寵無宇卒生武子開與釐子乞田釐子

通志

卷七

周異姓世家二

語

乞事齊景公爲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彊民思田氏晏子數諫景公景公弗聽已而使於晉與叔向私語曰齊國之政其卒歸於田氏矣晏嬰卒後范中行氏反晉晉攻之急范中行請粟於齊田乞欲爲亂樹黨於諸侯乃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齊不可不救齊使田乞救之而輸之粟景公太子死後有寵姬曰芮子生子荼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與高昭子以子荼爲太子景公卒兩相高國立荼是爲晏孺子而田乞不說欲立景公佗子陽生陽生素與乞歡

晏孺子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僞事高昭子國惠子者
每朝代參乘言曰始諸大夫不欲立孺子孺子既立君
相之大夫皆自危謀作亂又給大夫曰高昭子可畏也
及未發先之諸大夫從之田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公
室攻高昭子昭子聞之可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
衆追國惠子惠子奔莒遂返殺高昭子晏孺子奔魯田
乞使人之魯迎陽生陽生至齊匿田乞家請諸大夫曰
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而來會飲會飲田氏田乞盛陽
生橐中置坐中央發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
伏謁將盟立之田乞誣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也鮑

通志

卷全

周異姓世家二

五

牧怒曰大夫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欲悔陽生乃頓首
曰可則立之不可則已鮑牧恐禍及已乃復曰皆景公
之子何爲不可遂立陽生於田乞之家是爲悼公乃使
人遷晏孺子於貽而殺孺子荼悼公既立田乞爲相專
齊政四年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爲田成子鮑牧與齊悼
公有郟弑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爲簡公田常成子
與監止俱爲左右相相簡公田常心害監止監止幸於
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常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
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姬乎采芑歸乎田成子齊大夫
朝御鞅諫簡公曰田監不可竝也君其擇焉君弗聽子

我者監止之宗人也常與田氏有郤田氏疏族田豹事
子我有寵子我曰吾欲盡滅田氏適以豹代田氏宗豹
曰臣於田氏疏矣不聽已而豹謂田氏曰子我將誅田
氏田氏弗先禍及矣子我舍公宮田常兄弟四人乘如
公宮欲殺子我子我閉門簡公與婦人飲檀臺將欲擊
田常太史子餘曰田常非敢爲亂將除害簡公乃止田
常出聞簡公怒恐誅將出亡田子行曰需事之賊也田
常於是擊子我子我率其徒攻田氏不勝出亡田氏之
徒追殺子我及監止簡公出奔田氏之徒遂追執簡公
於徐州簡公曰早從御鞅之言不及此難田氏之徒恐

通志

卷七

周異姓世家二

五

簡公復立而誅已遂殺簡公簡公立四年而殺於是田
常立簡公弟驚是爲平公公卽位田常爲相田常旣
殺簡公懼諸侯共誅已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
趙氏南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
田常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
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田常
於是盡誅鮑晏監止及公族之彊者而割齊自安平以
東至琅邪自爲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田常乃選
齊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爲後宮後宮以百數而使賓
客舍人出入後宮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餘男田常

卒子襄子盤代立相齊常諡爲成子田襄子旣相齊宣公三晉殺知伯分其地襄子使其兄弟宗人盡爲齊都邑大夫與三晉通使且以有齊國襄子卒子莊子自立田莊子相齊宣公宣公四十四年伐晉毀黃城圍陽狐明年伐魯葛及安陵明年取魯之一城莊子卒子太公和立田太公相齊宣公宣公四十八年取魯之郟明年宣公與鄭人會西城伐衛取母邱宣公五十一年卒田會自廩邱反宣公卒子康公貸立貸立十四年淫於酒婦人不聽政太公乃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明年魯敗齊平陸三年太公與魏文侯會濁澤求爲

通志

卷七

周異姓世家二

七

諸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請立齊相田和爲諸侯周天子許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爲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年齊侯太公和立二年和卒子桓公午立桓公午五年秦魏攻韓韓求救於齊齊桓公召大臣而謀曰早救之孰與晚救之騶忌曰不若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若救之田臣思曰過矣君之謀也秦魏攻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予齊也桓公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爲得齊之救因與秦魏戰楚趙聞之果起兵而救之齊因起兵襲燕國取桑邱六年救衛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是歲故齊康公

卒絕無後奉邑皆入田氏齊威王元年三晉因齊喪來伐我靈邱三年三晉滅晉後而分其地六年魯伐我入陽關晉伐我至博陵七年衛伐我取薛陵九年趙伐我取鄆威王初卽位以來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竝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卽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畱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昔日趙攻鄆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

通志

卷全

周異姓世家二

三

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并烹之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於濁澤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趙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餘年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騶忌子推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說去琴案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醜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

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

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說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爲乎絲桐之閒騶忌子曰夫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淳于髡曰稀膏棘軸所以

通志

卷全

周異姓世家二

三

爲滑也然而能不運方穿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幹所以爲合也然而不能傳合疏罇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弊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門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修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居暮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威王二十三年與趙王會平陸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

寶乎威王曰無有梁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慙不憚而去二十六年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

通志

卷全

周異姓世家二

四

救則不義且利威王曰何也對曰夫魏氏并邯鄲其於齊何利哉且夫救趙而軍其郊是趙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鄲拔而乘魏之弊威王從其計其後成侯騶忌與田忌不善公孫閱謂成侯忌曰公何不謀伐魏田忌必將戰勝有功則公之謀中也戰不勝非前死則後北而命在公矣於是成侯言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鄲拔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於是齊最彊於諸侯自稱爲王以令天下三十二年殺其大夫牟辛三十五年公孫閱又謂成侯忌曰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

聲威天下欲爲大事亦吉乎不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爲之卜者驗其辭於王之所田忌聞之因遂率其徒襲攻臨淄求成侯不勝而犇三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疆立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伯於秦孝公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宣召召田忌復故位韓氏請救於齊宣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早救之孫子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

通志

卷全

周異姓世家二

聖

之弊則可重利而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孫子爲帥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盟而去七年與魏王會平阿南明年復會鄆魏惠王卒明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諸侯相王也十年楚圍我徐州十一年與魏伐趙趙決河水灌齊魏兵罷十八年秦惠王稱王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

百千人十九年宣王卒子湣王地立湣王元年秦使張儀與諸侯執政會於齧桑三年封田嬰於薛四年迎婦於秦七年與宋攻魏敗之觀澤十二年攻魏楚圍雍氏秦敗屈丐蘇代謂田軫曰臣願有謁於公其爲事甚完使楚利公成爲福不成亦爲福今者臣立於門客有言曰魏王謂韓馮張儀曰煮棗將拔齊兵又進子來救寡人則可矣不救寡人寡人弗能拔此特轉辭也秦韓之兵毋東旬餘則魏氏轉韓從秦秦逐張儀交臂而事齊楚此公之事成也田軫曰奈何使無東對曰韓馮之救魏之辭必不謂韓王曰馮以爲魏必曰馮將以秦韓之

通志

卷七

周異姓世家二

聖

兵東却齊宋馮因搏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故地必盡得之矣張儀救魏之辭必不謂秦王曰儀以爲魏必曰儀且以秦韓之兵東距齊宋儀將搏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名存亡國實伐三川而歸此王業也公令楚王與韓氏地使秦制和謂秦王曰請與韓地而王以施三川韓氏之兵不用而得地於楚韓馮之東兵之辭且謂何曰秦兵不用而得三川伐楚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孤齊也張儀之東兵之辭且謂何曰秦韓欲地而兵有案聲威發於魏魏氏之欲不失齊楚者有資矣魏氏轉秦韓爭事齊楚楚王欲而無與地

公令秦韓之兵不用而得地有一大德也秦韓之王劫於韓張馮儀而東兵以徇服魏公常執左券以責於秦韓此其善於公而惡張子多資矣十三年秦惠王卒二十三年與秦擊敗楚於重邱二十四年秦使涇陽君質於齊二十五年歸涇陽君于秦孟嘗君薛文入秦卽相秦又亡去二十六年齊與韓魏共攻秦至函谷軍焉二十八年秦與韓河外以和兵罷二十九年趙殺其主父齊佐趙滅中山三十六年王爲東帝秦昭王爲西帝蘇代自燕來入齊見於章華東門齊王曰嘻善子來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爲何如對曰王之間臣也卒而患之所

通志

卷全

周異姓世家二

五

從來微願王受之而勿備稱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且讓受帝名無傷也秦稱之天下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且天下立兩帝王以天下爲尊齊乎尊秦乎王曰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桀宋之利王曰伐桀宋利對曰夫約鈞然與秦爲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桀宋之利故願王明釋帝以收天下倍約賓秦無爭重而王以其閒舉宋夫有宋衛之陽地危有濟西趙之阿東國危有淮北楚之東國危有陶平陸梁門不開釋帝而

貸之以代桀宋之事國重而名尊燕楚所以形服天下
莫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爲名而後使天下憎
之此所謂以卑爲尊者也願王就慮之於是齊去帝復
爲王秦亦去帝位三十八年秦昭王怒曰吾愛宋與愛
新城陽晉同韓聶與吾友也而攻吾所愛何也蘇代爲
齊謂秦王曰韓聶之攻宋所以爲王也齊疆輔之以宋
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煩一兵不傷一士無事
而割安邑也此韓聶之所禱於王也秦王曰吾患齊之
難知一從一衡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國令齊可知乎齊
以攻宋其知事秦以萬乘之國自輔不西事秦則宋治

通志

卷全

周異姓世家二

四

不安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齊秦之交伏式
結軼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齊者也伏式結軼東馳者
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則皆不欲齊秦之合也何晉
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也晉楚合必議齊秦齊秦合必圖
晉楚請以此決事秦王曰諾於是齊遂伐宋宋王出亡
死於溫齊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并周室爲天
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三十九年秦
來伐拔我列城九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
以伐敗我濟西王解而却燕將樂毅遂入臨淄盡取齊
之寶藏器潘王出亡之衛衛君辟宮舍之稱臣而共具

潛王不遜衛人侵之潛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君弗
內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齊潛王淖齒遂殺
潛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寶器潛王遇殺其子法章
變名姓爲莒太史敫家庸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以爲
非恆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而與私通焉淖齒旣以去莒
莒中人及齊亡臣相聚求潛王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
已也久之乃敢自言我潛王子也於是莒人共立法章
是爲襄王以保莒城而布告齊國中王已立在莒矣襄
王旣立立太史氏女爲王后是爲君王后生子建太史
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汗吾世終身不覩君

通志

卷全

周異姓世家二

聖

王后君王后賢不以不覩故失人子之禮襄王在莒五
年田單以卽墨攻破燕軍迎襄王於莒入臨淄齊故地
盡復屬齊齊封田單爲安平君十四年秦擊我剛壽十
九年襄王卒子建立王建立六年秦攻趙齊楚救之秦
計曰齊楚救趙親則退兵不親遂攻之趙無食請粟於
齊齊不聽周子曰不如聽之以退秦兵不聽則秦兵不
却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之於齊楚扞蔽
也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
楚且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也夫救趙高義也
却秦兵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却彊秦之兵不務爲此而

務愛粟爲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秦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遂圍邯鄲十六年秦滅周君王后卒二十三年秦置東郡二十八年王入朝秦秦王政置酒咸陽三十五年秦滅韓三十七年秦滅趙三十八年燕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殺軻明年秦破燕燕王亡走遼東明年秦滅魏秦兵次於歷下四十二年秦滅楚明年虜代王嘉滅燕王喜四十四年秦兵擊齊齊王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降秦秦虜王建遷之共遂滅齊爲郡天下壹并於秦秦王政立號爲皇帝始皇帝始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閒金多使賓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爲反閒勸王去從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已亡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共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姦臣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邪柏邪住建共者客邪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通志

卷全

周異姓世家二

異

通志卷第八十八

宋 右 迪 功 郎 鄭 樵 漁 仲 撰

列傳第一

孔子 孔子弟子 老子 列子 莊子 申不

害 韓非 司馬穰苴 孫武孫吳起 孟子鄒

鄒淳于髡 慎到 鄒奭 荀卿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

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娶顏氏少女徵在因禱於

尼邱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

頂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丘生而叔梁紇死葬

通志 卷八

列傳一

一

於防山防山在魯東中是孔子疑其父墓處失識之也

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孔子母死乃殯五父

之衢蓋其慎也陬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

葬於防焉孔子要經季氏享士孔子與往陽虎黜曰季

氏享士非敢享子也孔子由是退孔子年十七魯大夫

孟釐子病且死誠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

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厲公及正考甫佐戴武宣公

三命茲恭故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

牆而走亦莫敢余侮僮於是嚮於是以餬余日其恭如

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

禮其達者歟吾卽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
南宮敬叔往學禮焉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孔子貧
且困及長嘗爲季氏吏料量平嘗爲司職吏而畜蕃息
由是爲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
閒於是反魯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
之魯復善待由是反魯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
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
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
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
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辨廣大危其

通志

卷九

列傳一

二

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
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魯弟子稍益進焉是時也晉平
公淫六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彊陵轢中國齊大
而近於魯魯小弱附於楚則晉怒附於晉則楚來伐不
備於齊齊師侵魯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
矣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
小處僻其霸何也對曰秦國誰小其志大處雖僻行中
正身舉五穀爵之大夫起纍紲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
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孔子子年二十
五而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鬪雞故得罪魯昭公昭公率

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
敗奔於齊齊虛昭公乾侯其後頃之魯亂孔子適齊爲
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
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景公問政孔子孔子曰君
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
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他日又復問政於孔
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
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
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遊說乞貸不可以
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旣衰禮衰缺有閒今孔子盛容

通志 卷六

列傳一

三

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
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
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
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
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孔子年四
十二魯昭公卒於乾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
卒桓子嗣立季桓子穿并得土缶中若羊問仲尼云得
狗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闕水
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
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

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爲大矣吳客曰誰爲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爲神社稷爲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爲釐姓在虞夏商爲汪罔於周爲長翟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囚桓子與盟而釋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

通志

卷八

列傳一

四

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陽虎爲亂欲廢三斯之適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遂執季桓子桓子許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于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温温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爲東周乎然亦卒不行其後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

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齊大夫犁鉏言於景公曰魯用

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爲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旌旄羽被矛戟劍撥鼓譟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爲好會夷狄之樂何爲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忤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

通志

卷八

列傳一

五

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爲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爲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邱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

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乎不曰樂其以費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

通志

卷六

列傳一

六

之爲先并矣蓋致地焉犁鋤曰請先嘗試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

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孔子遂適
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
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
子於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獲罪焉
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
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陽虎嘗暴
匡人匡人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
子曰吾以女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
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
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

通志

卷六

列傳一

七

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
去去卽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有南
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
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
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
拜環佩玉聲璆見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子
路不說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賦之天賦之居衛月
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
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
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

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害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類似堯其項類臯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未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茂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于吳吳敗越王勾踐會稽有隼集于陳延而死楷矢貫之石罟矢長尺有咫陳湑公使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

通志

卷之六

列傳一

八

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罟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太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分異姓以遠方職使無忘服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疆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爲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鬪而死

鬪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
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邪孔子曰要盟
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
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爲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
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
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然
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
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佛肸爲中牟宰趙
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
子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

通志

卷六

列傳一

九

佛肸親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
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吾豈匏瓜也哉
焉能繫而不食孔子擊磬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
擊磬乎硜硜乎莫已知也夫而已矣孔子學鼓琴師襄
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
矣未得其數也有閒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
未得其志也有閒曰已學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
得其爲人也有閒若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
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
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

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后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麟騏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尙知辟之而況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爲陬操以哀之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

通志

卷六

列傳一

十

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卒立孫輒是爲衛出公六月趙鞅內太子蒯瞶于戚陽虎使太子統八人衰絰僞曰衛迎者哭而入遂居焉冬蔡遷于州來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齊助衛太子蒯瞶在故也夏魯桓釐廟燔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於桓釐廟乎已而果然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卽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

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然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誠曰卽用以孔子爲招云冉求旣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蔡昭公將如吳吳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遷州來後將往大夫懼復遷公孫翩射殺昭公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讜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聞之曰由爾何不對曰其爲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

通志

卷之六

列傳一

七

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去葉反于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爲隱者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彼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兵與曰然是知津矣桀溺謂子路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子孔兵之徒與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哉糗而不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天下有道兵不與易也他日子路行遇荷蓑丈人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禮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以告孔子曰隱者也復往則亡孔子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

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絃歌不衰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子路

通志

卷六

列傳一

三

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淵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

能容焉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子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

通志

卷六

列傳一

五

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去弗得與之言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其明年吳與魯會鄆徵百牢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孔

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
孔子曰野哉由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
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
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
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其明年冉有爲季氏將師
與齊戰於房克之季康子曰子與軍旅學之乎性之乎
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
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
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
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而衛孔文子將攻太叔問

通志

卷九

列傳一

四

策於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
豈能擇鳥乎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
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
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
枉則枉者直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
竊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時周室
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
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
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
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

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縱之純如皦如釋如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五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章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衆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絕四無意無必無固無我所慎齊戰疾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不憤不啓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弗復也其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者其於宗廟朝廷辯辯言唯謹爾朝與上大夫言闇闇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入公門鞠躬如也趨進翼如也君召使擯色勃如也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魚餒肉敗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是日哭則不歌見齊衰替者雖童子必變三人行必得我師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使人歌善

通志

卷八

列傳一

五

則使復之然後和之子不語怪力亂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聞也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蔑由也已達巷黨人童子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曰我何執執御乎執射乎我執御矣牢曰子云不試故藝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喟然

通志

卷六

列傳一

六

歎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爲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如我者其天乎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行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

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
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措一
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
亦以春秋明歲子路死於衛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
負杖逍遙於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歎歌曰太
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
無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殯于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
兩柱閒昨暮予夢坐奠兩柱之閒予殆殷人也後七日
卒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巳丑卒哀公
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憚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惇

通志

卷八

列傳一

七

惇予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母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
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
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孔
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
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
後去弟子及魯人往欲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
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
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
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于漢二百餘年不絕高
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拜然後從

政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魚生伋
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子思生白字
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家生箕字
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
慎年五十七嘗爲魏相子慎生鮒年五十七爲陳王涉
博士死於陳下鮒弟子襄年五十七嘗爲孝文帝博士
遷爲長沙太守長九尺六寸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
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爲孝武帝博士至臨淮太守
蚤卒安國生邛邛生驩

孔子弟子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顏淵

通志

卷六

列傳一

六

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孔子曰賢哉回也
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回
也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用之則行捨
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孔
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魯哀公問弟子孰爲
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
命死矣今也則亡

閔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
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如有
復我者必在汶上矣

冉耕字伯牛孔子以為有德行伯牛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冉雍字仲弓仲弓問政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在國無怨在家無怨孔子以仲弓為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歲為季氏宰季康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也復問子路仁乎孔子對曰如求求問曰聞斯行諸子曰行之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

通志

卷六

列傳一

九

在如之何其聞斯行諸子華怪之敢問問同而答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哀公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魯及清季孫謂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皆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眾於齊之兵車以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疆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

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邠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冉求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十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老幼守宮次於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旣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逾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逾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冉求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霄諜曰齊人邈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

通志

卷六

列傳一

子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立志伉直冠雄雞佩豶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子路問政孔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子路問君子尚勇乎孔子曰義之爲上君子好勇而無義則亂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若由也不得其死

然衣敝溫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季康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仁子路喜從游遇長沮桀溺荷耜丈人子路爲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孔子曰可謂具臣矣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後去魯適衛爲蒲大夫辭

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

通志

卷六

列傳一

三

勇寬以正可以比衆恭正以靜可以報上十六年齊陳瓘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旣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享之亦不可知也若

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

子使告我弟

瓘弟陳成子也時執齊政

冬魯及齊平子路故也初衛

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蒯瞶得過南子懼誅出

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

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爲君是爲出公出公立十二年

其父蒯瞶居外不得入子路爲衛大夫孔悝之邑宰蒯

瞶乃與孔悝作亂謀入孔悝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

公奔魯而蒯瞶入立是爲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矣子羔曰不及莫踐其禍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子高遂出子路人及門公孫敢闔門曰毋入爲也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難有使者出子路乃得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黶敵子路以戈擊之刺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孔子嘗言自吾得仲由惡言不入於耳是時子貢爲魯使於齊

通志

卷八

列傳一

三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問曰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盛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簋簠宗廟之貴器也

陳子禽問於子貢曰仲尼焉

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又問曰孔子適是國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

也子貢問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孔子曰可也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也定公十五年邾隱公來朝子魯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執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是歲定公薨其後魯哀公之七年魯伐邾克之執隱公以歸仲尼曰賜也不幸而言中是使賜之多言也哀公會吳王子郢吳徵魯百牢魯使子服景伯以

通志

卷六

列傳一

三

周禮拒之將致十二牢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語具景伯傳中吳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羸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

太伯周太王之長子仲雍太伯

之反自郢以吳爲無能爲也十二年公會吳于橐臯吳

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

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

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若猶可改曰盟何益今吾
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

尋溫也寒歎也

乃不尋盟是

歲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

且子餘反

而懼謀於

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

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

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國狗之瘼

吉世反

無不噬

也而況於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郟哀公往會卒辭吳

盟吳人以及姚之故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

夫諸侯之會事旣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

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太宰乃

通志

登父

列傳一

五

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詔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

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

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

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黨者得

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

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說乃舍衛侯十五年子服景

伯如齊子貢爲介見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

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享

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

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恆告曰寡君願

事君如事衛君景伯揖子貢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襍媚杏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謹與闞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田恆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恆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

通志

卷六

列傳一

三五

臣僞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恆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恆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疏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郤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

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疆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恆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案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恆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疆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疆竊爲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疆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疆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栖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

通志

卷六

列傳一

五

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疆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爲名夫伐小越而畏疆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也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悅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而後可如此破越

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句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脣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爲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敝於數載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大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也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

通志

卷六

列傳一

五

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報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栖于會稽國爲虛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鈇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

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辯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疆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疆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

廢舉謂停貯也與時謂逐時也夫物賤則買而

停貯值貴卽逐時轉易貨賣取資利也

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

魯衛家累千金卒終于齊

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游旣已受業爲

武城宰孔子過聞弦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

用牛刀子游曰昔者偃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

通志

卷之二

列傳一

元一

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子曰二三人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孔子以爲子游習於文學

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孔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矣子貢問師與商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子謂子夏曰汝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孔子旣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其子死哭之失明

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子張問于祿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多尤見闕殆慎行其餘

通志

卷八

列傳一

三

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他日從在陳蔡間困問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國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國必聞在家必聞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國及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國及家必聞

宰予字子我利口辯辭旣受業問三年之喪不已久乎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旣

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於汝安乎曰安
汝安則爲之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爲也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
懷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宰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
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宰我問五帝之德子曰子非
其人也宰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
恥之

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爲能
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

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

通志

卷六

列傳一

序

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旣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
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
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
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宓不齊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孔子謂子賤君子哉
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子賤爲單父宰反命於孔子曰此
國有賢不齊者五人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
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原憲字子思子思問恥孔子曰國有道穀國無道穀恥
也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乎孔子曰可以

爲難矣仁則吾弗知也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不憚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公冶長齊人字子長孔子曰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南宮括字子容問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答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通志

卷之二

列傳一

五

白珪之玷以其兄之子妻之

公皙哀字季次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

曾蒧字皙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蒧曰春服旣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十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喟然歎曰吾與蒧也

顏無繇字路路者顏回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顏回死顏路貧請孔子車以葬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爲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

商瞿字子木少孔子二十歲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
馯音寒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
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
武人王子中同同傳菑川人楊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爲
漢中大夫

高柴字子羔少孔子三十歲子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
子孔子以爲愚子路使子羔爲費邱宰孔子曰賊夫人
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漆雕開字子開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
通志  卷六
列傳一

三

說

公伯寮字子周周憩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
曰夫子固有惑志寮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孔子曰道
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司馬耕字子牛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者
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可謂之仁乎子曰爲之難言
之得無訥乎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
斯可謂之君子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樊須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
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孔子曰小人

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曰知人有若少孔子四十三歲有若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孔子旣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之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爲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之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公西赤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醢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君子周急不繼富

巫馬施字子期少孔子三十歲陳司敗問孔子曰魯昭

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退而揖巫馬期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吳女爲夫人命之爲孟子孟子姓姬諱稱同姓謂之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施以告孔子子曰邱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臣不可言君親之惡爲諱者禮也

梁鱸字叔思少孔子二十九歲

顏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

冉孺字子魯少孔子五十歲

曹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伯虔字子折少孔子五十歲

通志

卷六

列傳一

五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自子石已右三十五

人顯有能名及受業聞見于書傳其四十有二人無年

及不見書傳者紀于左

冉季字子產

鄭元曰魯人

公祖句茲字子之

秦祖字子南

元曰秦人

漆雕哆

赤者反

字子斂

元曰魯人

顏高字子驕

漆雕徒父

壤駟赤字子徒

商澤

家語曰字子季

石作蜀字子明

任不齊字選

元曰楚人

公良孺字子正

元曰陳人

后處字子里

元曰齊人

秦冉字開

公夏首字乘

元曰魯人

奚容箴字哲

公肩定字子中元曰魯人

顏祖字襄

鄭單字子家徐廣曰一云鄭單鉅鹿有鄭縣

太原有

句并疆元曰衛人

罕父黑字子索家語曰罕父黑字索

秦商字子丕元曰楚人

申黨字周

顏之僕字叔元曰魯人

榮旂字子旗

縣成字子祺

左人郢字行元曰魯人

燕伋字思

鄭國字子徒

秦非字子之

施之常字子恆

顏噲字子聲元曰魯人

步叔乘字子車元曰齊人

原亢籍家語曰名抗字籍

通志 卷六 列傳一

樂欬字子聲

廉潔字庸元曰衛人

叔仲會字子期元曰魯人

顏何字冉元曰魯人

狄黑字哲

邾巽字子斂元曰魯人

孔忠家語曰忠字子蔑孔子兄之子

公西輿如字子上

公子箴字子上元曰魯人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

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

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

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

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去若愚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

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

通志

卷六

列傳一

三

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卽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元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黜儒學儒學亦黜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

列子者鄭人名禦寇與鄭繻公同時其學以黃帝老子爲宗自言師壺邱子林而友伯昏瞀人列子窮居有饑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

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卽令官遺之粟
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列子入其妻望之拊
心曰妾聞有道者之妻皆色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
先生食先生不受豈非命哉列子笑曰君非自知我也
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
所以不受也其年果難作而殺子陽列子書舊二十篇
劉向去重復存者入篇列子蓋先莊子及莊子著書各
取其言二子之道一也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
王同時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

通志

卷六

列傳一

七

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蹠胠篋以詆
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
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剝剝儒墨雖當
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洗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
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計
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
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
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汗我我
寧游戲汗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

快吾志焉

申不害者宋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爲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自命號曰申子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強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

通志

卷六

列傳一

三

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甚易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取矣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

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而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爲也故說者與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閒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爲鬻權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已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槩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時此說之成也

伊尹爲庖百里奚爲虜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任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適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

通志

卷八

列傳一

四

則旣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則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食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爲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曠下有逆驕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驕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驕則幾矣人或傳其

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申子韓子皆著書傳于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鄆而燕

通志

卷六

列傳一

聖

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爲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旣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爲將已之軍而已爲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畱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

何後期爲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畱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旣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駟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遣

通志

卷六

列傳一

五

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間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爲之赴戰晉師聞之爲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邦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旣見穰苴尊爲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其後及田恆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恆曾孫和因自立爲

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卽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旣布乃設鈇鉞卽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

通志

卷全

列傳一

三

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旣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旣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旣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舍寡人不願下

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旣死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鄆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旣事稷得爲惠王將軍而自以爲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己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爲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

通志

卷六

列傳一

四

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令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旣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卷救鬪者不博搢批亢擣虛刑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

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陝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士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

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爲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爲將將而攻齊

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爲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諂已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吹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爲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旣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

通志

卷六

列傳一

吳

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
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
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武侯曰善卽
封吳起爲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
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
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
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
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
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
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
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吾所以居子
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旣死公叔爲相尙
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柰何
其僕曰吳起爲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
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彊秦壤界臣竊恐
起之無畱心則武侯卽曰柰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
公主起有畱心則必受之無畱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
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卽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
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
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卽之楚楚

通志

卷六

列傳一

五

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指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鬥之士要在疆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疆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孟軻騶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濶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

通志

卷之六

列傳一

吳

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好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于威王困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覩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尙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竝世盛衰因載其祿祥度制

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
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
海外人之所不能觀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
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
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
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
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
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
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
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

通志

卷六

列傳一

三

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
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
襪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
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
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
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
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
苟合而已哉持方柄欲內圓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
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
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

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
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
哉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
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
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
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
豈寡人不足爲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
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
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
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
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
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
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
馴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
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
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
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

通志

卷六

列傳一

辛

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爽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尙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禳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辯劇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尺子長盧阿之吁子焉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竝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通志

卷八

列傳一

三



